

武则天全传

WUZETIAN
QUANZHUAN

ZONG 下 GUO

● 野岭伊人\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

WUZETIANQUANZHUAN

武则天

天下

全传

● 野岭伊人 著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 陈魁光

封面设计 刘羽臻

武则天全传

野岭伊人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6 印张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ISBN 7-206-02019-6/G·451

上下两册(精装) 定价:精装 98.00 元

第五十四回

张果出世 援手救道济严惩三凶徒
神秀现身 疗伤护雪莲赶走扎呼尔

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。

三个人飞奔上山，飞驰不停。

一个人紧追上来。

山弯道处，有一小小的广场，比较平坦，比较开阔，三个人停在这里。

后追之人，追到这里。

先停下的三个人，正是食血魔，鬼精灵与鬼影子。

后追来的人正是道济长老。

鬼精灵对追来的道济长老道：“老秃，你一个人追上来，有把握抢回雪莲吗？”说完，不住的嘻笑着。

“阿弥陀佛，老衲并无把握抢回雪莲，也不能任汝等胡为。”

食血魔冷笑着道：“道济，你别不自量力，我们仨人中，以一对一，也许不是你的对手，可是，我们仨一齐上，你大概是凶多吉少了。”

“老衲倒愿意试试。”

食血魔说的是实话，以一对一，他们三人中任何一人也不是

道济的对手,但是如三人合力联手,道济则必败无异。

鬼精灵道:“老秃,你不要忘了,我们仨可是二鬼一魔,向来不讲什么江湖规矩,我们会仨打一。”

道济相信他的话,他道:“鬼精灵,你们仨得到一枝雪莲,如何分配呢?”他意在先挑起鬼魔之争。“雪莲的花与根,用途、价值全不一样。”

鬼精灵已知道济之意,立即道:“老秃,你用不着挑拨,我们已商议好,一枝雪莲的根与花,我们是三一三十一,一分为三。”

“鬼精灵,你虽鬼得出奇,可知冰山雪莲的妙用?”道济问道。

这话引起了食血魔的兴趣,问道:“道济你说,雪莲的妙用何在?难道不是解毒之灵丹吗?”

道济浅笑道:“汝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冰山雪莲不止解百毒,还是练功之至宝,如食用一枝全雪莲,再假以其他几味药,可抵一申子之功力。当然,既要食用得法,还要有大功力的人相佐。此点,汝等知道吗?”

“此话当真?”食血魔问道。

“老衲从不打诳语。”

“老魔头,不要听老秃的,不要上了老秃的大当。雪莲分用虽功力小一些,但自有它的妙用。咱们仨千万不能为争雪莲而自相残杀。而让老秃从中得利。”鬼精灵生怕食血魔为独吞雪莲而与自己或鬼影子动手,因为三人的功力大致相仿。

食血魔听了鬼精灵的话,稍一想,也对,即道:“道济,你休想让我们自相动手,我们仨愿意平分这一枝雪莲。”

“阿弥陀佛,可惜呀,可惜。”道济宣了一声佛号,道。

“你可惜什么?”食血魔奇怪的问道。

“老衲可惜了那支雪莲。”道济道。

鬼精灵已猜到了道济的用意，仍在挑拨，他立即道：“你可惜你自己得不到。没办法，这枝雪莲已归我们仨所有，你只能自叹了。”

“非也，老衲已说过，雪莲与饽饽不同。”道济道，他没有说下去，意在引起食血魔的好奇，他等待发问。

鬼精灵又猜透了道济的用意，即接道：“雪莲当然与饽饽不同。饽饽只能治饿，而雪莲却可解百毒，只要食一叶雪莲，即可解毒。”

道济接道：“非也。尔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食雪莲可解百毒，此话不错。但是，如服食全枝雪莲，不但百毒再不能侵，尚可增加功力。雪莲之所以能成为武林至宝，百金不换，其价值不仅在于解毒，还有增加功力之效。”

鬼精灵怕食血魔动心，来个自相残杀，所以立即又接过话茬，道：“老秃，你不要玩弄花样了。我们不会上你的当，我们仨的主意不会改变，我们不会为争雪莲而自相残杀，让你从中渔利。”

食血魔本已动了心，此时又醒悟了，因为他也明白，即使自己能打败鬼精灵与鬼影子，自问，不一定能胜了道济。所以，他道：“我们不会上当的，不会自己打自己人。”

鬼影子道：“咱们走！”

三人立即起步。

道济立即拦住三人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留下雪莲，还给左奇再走不迟。”

鬼精灵挥掌向道济攻去，同时口中叫道：“让开！”

道济立即举掌迎击。

鬼影子与食血魔几乎同时出手攻击道济。

若论功力，道济比他们三人中任何一人都高一筹，但是，不

要说三人联手，即使二人联手，道济也讨不了便宜。

雪莲一事，与道济本无一点关系，但是，出于道义，他岂能不管，明知一人难敌三人之联合，仍出手对击。

鬼影子与鬼精灵以身法灵活见长；二人知道自己的功力不如道济，所以决不与道济对掌。食血魔也知自己功力不如道济，所以也是决不与道济对掌，只用攻、闪、拆、解。

道济的功力确实高于三人。

二十招过去了。

鬼影子等三人合力竟未得手。

道济已发现，以自己一人之力，再打下去必败无异，不死也得带重伤，但是，出于道义，他又不能甘心让三人从容走开了，所以，他展开罗汉十八掌，全力施为。

掌影如山如潮。

鬼精灵三人于二十招过后，仍未得手。

鬼精灵发现如此打下去，百招以内难以得手，他叫道：“全力攻老秃，这罗汉十八掌是最为耗费功力的，百招以后，老秃就会乏了，咱们就废了这个老秃。”

道济听了鬼精灵的话，一惊。鬼精灵说的对，罗汉十八掌之威力虽大，却耗费精元，真的在百招之内不能取胜，过了百招，自己定然内力不济。必败无异，但是，在百招之内，自己想打败三人也决不可能。

鬼影子与食血魔也是老江湖了，当然相信鬼精灵的话，所以全力攻击道济，真想累垮了道济，然后废了他。

此时，如果道济走开，撒手不管，完全可以，但是，他不能走，即使累死，也不能让二鬼一魔轻易带走雪莲。

百招过去了。

鬼精灵三人，攻势不减。

道济却感到力不从心了。

鬼精灵又高声叫道：“伙计们，用点儿劲，老秃快不行了。”

三个人加紧了攻势。

道济已是守多攻少了。

“猢狲子，住手！”一个陌生的声音，传入四人耳中。

道济本想停下来，可是对手三人却未停手。

鬼精灵虽也吃惊，但却道：“伙计，别住手，就要得手了，老秃就要玩完了。”

鬼精灵的话音刚落，突觉手肘一麻，同时麻及半边身子，不得不歪身子，退出圈外。

同时，鬼影子与食血魔也退出了圈子。原来他二人的遭遇与鬼精灵一样。

道济并不去追打三人中的任何一个。停下手，向发声处看去。

道济看清了。

鬼精灵三人也看清了。

在他们打看处三十步外，站着一个人。

这个人白须黑发，面孔却红润，五官端正，看不出年龄，一身青麻布衣，青麻布包头，青袜青鞋，一身青。面上带着笑容。

食血魔恼怒的道：“老匹夫，是你偷袭我们吗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何言偷袭，拉架而已。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鬼影子怒道。

“老夫张果。”

“你为什么帮助老秃？”鬼精灵道。

“老夫说过，拉架劝仗而已。”

食血魔仍怒冲冲的道：“有你这样劝架的吗？是偷袭。你难道想与我们为敌？”

“老夫让你们三个猢狲住手，你们不听，老夫只好，动动手了。”

鬼精灵到底很鬼，他想，凭自己的身手，竟然被这青衣老头一下子打中，可见对手的功夫高不可测，还是不招惹他，走开的好。他道：“伙计，既然有人劝架，咱们给这老头一个面子，走吧。”

鬼影子已明白鬼精灵的用意，他拉了食血魔一下，道：“老魔，咱们走！”

道济没等三人起步，立即道：“把抢左奇的雪莲留下再走。”

鬼精灵不答话，起步就走。

鬼影子与食血魔同时起步。

“慢走！”也未见青衣老者作势，已见他到了鬼精灵三人面前，拦住去路，同时道：“你们三个猢狲抢了别人的东西，留下再走。”

鬼精灵一见，向同伴使了个眼色，道：“走！”

三人同时跃起，本打算跃过青衣老者，再飞步逃走。

张果又说了个慢走，鬼精灵三人同时从空中跌落地上，三人均被点中了软麻穴。

张果只有两手，鬼精灵三人却是在三处，也不知张果是怎样出手点中三人穴道的。

在一旁观看的道济，也只见张果身子一起，双手一伸，三个人就从空中跌下来了。

张果看了看道济，又看了看被点中的三个人，笑道：“和尚，你是说这三个小猢狲抢了别人的冰山雪莲？”

“是的。登山豹子左奇与草上飞朱克仁，为了替人解毒，去大

雪山找到一枝冰山雪莲，却被食血魔抢来了。”

“你个和尚为何参与其事？”

“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是为了帮助左奇追回雪莲，才追到这里。”

“你去拿回雪莲，再送给那个什么左奇去吧。”

“谢过张施主。”

“我不是施主，从未对佛门施舍过一次。你拿去雪莲就是。”

道济从食血魔怀中掏出小包，打开看了看，正是雪莲。他道：“贫僧代左奇谢过张老丈。”因为道济看不出张果的年龄，所以不能再自称老纳，而自称贫僧了。

“不用谢！不用谢！我张果从不要人谢什么，也从不取报酬，你快走吧。”

道济已看出张果是一代奇人，其武功又高不可测，即道：“请问张老丈，仙居何处？是何门派？”

“门派？老夫从无门派。不过，老夫常居于中条山，而又到处玩耍。哦！和尚，你是何人门下？”

“贫僧业师法号佛上见下性。”

“见性？”张果稍想了想道：“知道了，五台山的见性，见真，见空三个小和尚都是无明的徒儿。”

道济听了一惊。暗道：“师祖天明已圆寂多年。师傅见性也已圆寂，如果师傅活着，已有八十多岁了，张果却说师傅，师叔是小和尚那么此老该有百余岁了。他见张果发虽白，面孔却红润，不象百岁的样子，即道：“小僧敢问老丈高寿？”

张果又笑了，道：“你师祖天明比老夫还小七岁呢。你走吧，后会有期，说完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瞬间，已不见人影了。

道济又看了鬼精灵三人一眼，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又道：

“恶事不无为，善事不可少。”转身走了。

鬼精灵三人躺在地上，动弹不得，口还是能说话的。

鬼精灵叫道：“老秃，啊，老和尚，代我们解开穴道吧，我们保证不抢雪莲就是。”

道济回头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自作孽不可活，怒老纳不能从命。”话落，立即飞步而去。

道济飞奔到丹江边。

江边空无一人，左奇，朱克仁，却尘等全不见了。

那么他们一千人哪儿去了？

下面再交代。

却说道济见江边无人，他也不知左奇与朱克仁怀中还有两枝雪莲，他认为救命要紧，立即飞奔洛阳。

到了洛阳，即到皇宫，对守门的侍卫说明要见皇上。

武则天自登位以来，一直是崇佛抑道，尤其是法明等伪造了《大云经》，对她的登位提供了理论根据，起到了良好作用。今天，一听有一老僧求见，立即召见。

道济刚一进殿。

武则天即道：“大师有何事见朕？”

道济手打问讯，即道：“贫僧道济见过皇上。皇上曾派左奇、朱克仁二人去寻找冰山雪莲。二人已找到雪莲，在归来的路上，于丹江岸边，被恶人抢去雪莲。贫僧认为救人要紧，所以紧追恶人。虽追上恶人，恶人有三，贫僧只一人，贫僧与恶人交手中，眼看不敌，突来一老丈，名张果，出手救了贫僧，贫僧才得夺回雪莲。贫僧回到丹江边，已不见左奇与朱克仁，贫僧无奈，才将雪莲送来京都。”他说着话，从怀中取出雪莲。

当即有太监接过，送到武则天面前。

武则天打开包，看了看雪莲，即笑道：“谢谢大师，快给大师看座。”

“不谢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此乃贫僧当尽之义务。”

有太监搬过一个绣龙墩。道济谢过，坐下。

武则天道：“大师于何寺出家？”

“五台山，清凉寺。”

“帮助大师的张果是何等样人？”

“贫僧素不相识。据老丈自言，乃与贫僧师祖同辈人。其武功深不可测。”

“大师之师祖高寿几何？”

“师祖早已圆寂。如果尚在人世的话，今年当是一百又十七岁。”

武则天一惊。奇怪的道：“这位张老丈岂不也是百岁之人了？”

“张老丈自言长于贫僧师祖七岁。”

武则天又一惊，脱口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位张老丈已是一百二十四岁的高龄了。”

“是的，张老丈对贫僧的师祖、师傅、师叔等均熟知。”

“大师，可问及张老丈仙居何处？”

“张老丈自言居中条山，又到处云游。”

正在此时。

一侍卫报告，说左奇与朱克仁回来了。

武则天即传令召见。

左奇与朱克仁风尘仆仆的走进殿。

叩见过皇上后，即道：“皇上，臣等二人幸不辱使命，已找到

冰山雪莲，正好还不足六个月。”

武则天有些奇怪。她问道：“你们找到的雪莲不是被恶人抢去了吗？”

“臣等寻到雪莲并非一枝。在丹江边被食血魔抢去一只，臣等还有一枝。”左奇说着话，从怀中摸出一个小包。

太监接过来，送到武则天面前。武则天打开包一看，与道济送来的一样。她笑道：“左卿、朱卿，被恶人抢去的雪莲，已由道济大师追回来了。这枝就是。”她举起道济送来的那枝雪莲。”

左奇与朱克仁一进殿，就看见道济在一边坐着，他们不明白道济为什么坐在这里，此时才明白了。

左奇道：“皇上，臣等在丹江边，屡遇强人，多亏道济长老与却尘师太相助。其后，又来了一位神秀长老，臣等才有幸生还，也才保住这枝雪莲。”

“神秀？却尘？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武则天不解的问道。

左奇说了事情经过。

原来。扎呼尔与却尘对了一掌。扎呼尔只幌了两下，而却尘却退了三步。

却尘不敢示弱，又挥掌推去，这次，她用了十成内力。

扎呼尔与却尘对了一掌之后，已看出自己高于对手，他又是个阴险毒辣之人，第二次，他也将内力加到十成。

二人掌风相遇之后。扎呼尔又幌了几下，脚却未离地。

却尘就不同了。整个身子被扎呼尔的掌风击得飞起来。飞出去十几丈远，又重重地摔倒地上。却尘只觉得五内翻腾，一张口，一股血箭从口中喷出来。

显然伤得甚重。

是很重，却尘已起不来了。

左奇与朱克仁立即飞奔到却尘身边。二人同声道：“师太，怎么样？”二人说着话，将却尘扶坐起来。

却尘有气无力的道：“左奇、朱克仁，老身已无力帮你们了。”

左朱二人已知却尘师太内伤甚重。左奇立即掏出一丸三黄宝腊丸，道：“师太，请服下这丸药。这是三黄宝腊丸。”

却尘道：“三黄宝腊丸不中用，老身内伤甚重。我这里有存神丹。”她从怀中摸出一个小黄玉瓶，倾出一丸药，放入口中。

“喂，小子，将冰山雪莲交出来吧！”扎呼尔冷笑着，斜眼看着三人，道。

左奇与朱克仁明知自己敌不住扎呼尔，也不甘心送上雪莲。二人直起身，拔出兵刃。

扎呼尔怪笑了两声，其声高亢，刺耳。道：“小子，你们还想动手吗？你们不想想，能受得住本行者一掌吗？”

左奇与朱克仁不回答。

左奇对朱克仁一使眼色。二人各执兵刃从两个不同方向攻向扎呼尔。

二人的心意一样，你一掌即使打死一个，另一个也要得手，何况二人又都以轻功见长。

哪知二人还是失算了。

当左朱二人身子刚一离地，扎呼尔的掌风已攻到二人身上。

左朱二人比却尘还惨。两个人的身子象断了线的风筝，直飞出去三十余丈，又重重摔在地上。二人口吐鲜血，均已无力起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？小子。本行者说的是真话，你们经受不住本行者一掌。”扎呼尔怪笑着道。

左朱二人并未晕过去，却无力起来。

扎呼尔看了三人一眼，又道：“你们太不自量力，把雪莲乖乖地送这来多好，现在怎样，受了伤、恐怕小命得搭上，雪莲还是我的。”他说着话，身子一晃，已到了左奇身前。

“还得本行者亲自动手，没办法，为了这武林至宝，说不得，老夫得哈哈腰了。”扎呼尔说着话，手伸向左奇的怀中。

“无量佛，慢着。”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来。

扎呼尔一怔，伸出去的手缩回来，直起身子看。

来了一个和尚。

这位和尚头戴昆卢帽，身披红袈裟、身面、面孔白净而透着红光，慈眉善目、鼻正口方、双耳垂轮。手扶一禅杖。

扎呼尔怪眼一翻道：“老和尚，是你乱叫吗？”

“施主，请出言净口。”

“净什么口？这里的事关你屁事。”

“无量寿佛，施主口出恶言，罪过，罪过！”和尚挨骂并不动怒。

“快些走开，这里没你和尚的事。”扎呼怪叫着。

“施主，他三人已重伤，你却去伤者怀中取物。此乃趁火打劫之举，人不取也。”

“屁话，你再罗嗦，赏你一掌。让你也尝尝重伤的滋味。”

“无量佛、老衲劝你向善，你却口出恶言，该当放下屠刀。”

“什么？老和尚你说什么？”

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

扎呼尔怪叫道：“本行者送你去苦海。”话落，一掌推向和尚。和尚并不举掌相迎，只是把手中禅杖竖着从右到左挪了一下。

扎呼尔的掌风到了。

奇怪，不要说和尚没被推倒或飞起来，连身上的袈裟也没飘动一下。

扎呼尔不服气，将内力加到十成，又挥掌向和尚推去。

和尚又将禅杖从左挪到右。

掌风到了。

和尚仍然未动，袈裟也未动一下。

扎呼尔不服气，双掌齐举，用上全部内力向和尚推去。

和尚见了，微微一笑，照样将禅杖从右挪到左，又从左挪到右，在身前挪个来回。

掌风到了。

和尚仍屹立未动。不过，这次，袈裟却飘了一下。

扎呼尔仍然不服气。他身子一幌，飞到空中，电闪雷鸣般的向和尚肩头抓去。快急了。

和尚又是微微一笑。

当扎呼尔的手爪抓到和尚肩头时，和尚只稍微将身子一摇。

扎呼尔用的是大力神爪功，满以为这一下必然抓碎和尚的琵琶骨。

其实不然。

扎呼尔确实抓中了和尚，可他自己一个身子却突然飞回去，他在空中满打算在落地时拿桩站住，却未如愿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还好，五脏未伤，他立即跳起来，怔怔的看着和尚，自语道“沾衣十八跌？”说完，扭头就飞奔而去。

和尚并不追赶，只宣了一声佛号，然后先走近左奇，见了左奇的样子，伸手为左奇把脉，放下左奇的手腕。“无量寿佛，善哉，善哉！”话毕，从怀中摸出一丸药，喂给左奇。然后将左奇扶起。他坐于左奇身后，将禅杖放在身侧，用手抵住左奇的神堂穴。

左奇已明白这位大师在用内力帮他治伤。

不到半柱香的时间。

左奇煞白的面孔，由白转红，呼吸均匀了。

和尚在左奇背后，已知左奇伤好了，他撤下手。

左奇转身，纳头便拜。口称：“谢长老救了晚辈的命。”

和尚一笑，并未言语，又去给朱克仁把脉喂药，疗伤。

治好了朱克仁。

和尚又去给却尘疗伤。

三个人的伤全好了，前后才一炷香的工夫。

三人又一齐向和尚叩谢。

和尚笑道：“老衲乃方外人，扫地尚惜蝼蚁命，爱护飞蛾沙罩灯，岂能见死不救。何谢之有。”

却尘道：“请教长老讳？”

“老衲乃达摩老祖六代弟子神秀。”

三人复又叩拜。

却尘道：“长老乃北宗之祖。却尘拜见。”

左奇与朱克仁也知神秀之名乃一齐下拜，口称：“晚辈左奇叩拜六祖”、“晚辈朱克仁叩见六祖。”

原来达摩老祖乃天竺国之王子，为了护国才出家。入南海，得吾佛真传。达摩老祖得道后，传慧可，是为二代之祖。慧可曾断臂求法。慧可传王粲，是为三代。王粲传道信，是为四代。道信传弘忍，是为五代。弘忍传神秀与慧能，是为六代。神秀居当阳山，慧能居韶州广果寺。自六代后，分为南北二宗，神秀为北宗之祖，慧能为南宗之祖。凡佛教门徒皆知。所以却尘称神秀为北宗六祖。

神秀见三人罗拜，手臂轻抬，口中道：“汝等不要多礼。”